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七

議論六

賈山至言

本傳山穎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嘗給事穎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
道名曰至言其辭云云。通鑑載於孝文二年按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
非文帝開廣
言路之故與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及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

加意焉

揚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
為諭盛言其侈靡貧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
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舟
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

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譟

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

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師古曰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東西五里南北千

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帷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

其內參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

林為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

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以能罷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

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智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
之所擊無粟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
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
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子夏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則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李

曰比方事類而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

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

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

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湯口也酌音亂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

下也以為老人好饋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獲舉賢以自輔

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

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

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無人誹謗已

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
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
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
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
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
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
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
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
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三罪而死

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

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

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

鑄鍾虞師古曰勝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與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柎

飾爲此獸與音鉦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

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

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

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

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

纒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三養老之義云輔弼之臣云進諫之士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縱恣行誅退誅諂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有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工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乎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尸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縵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乎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尸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縵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

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

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

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

賢將不肯從人主毆馳射獵矣

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

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

諸死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

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

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

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

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

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

須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

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

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

自此而下盡願

發規諫本意願少衰射獵以

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

此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事也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此語非所以導人主

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

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繫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愆之按此天下名言也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歐馳射獵則安幸進而修欲滋其陷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開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賈誼陳政事疏

本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

聖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誼曰吾父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延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未定誼諫救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云云通鑑載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晉然曰槍音槍攘亂兒非其有紀

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

之策誠詳擇焉夫射獵之好與安危之機孰急按文帝恭儉之

君然不能不助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

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

數既得則天下順洽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

為明神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亡極上建父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

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

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

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

其憂其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此指

淮南王長君國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六年謀反廢徙蜀道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此指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今兵又見告矣天子

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師古曰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

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猶病而賜罷

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蕪操刀

必割孟康曰蕪音衛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蕪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

見六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

之屬而抗剋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剋之也師古曰墮音火規反豈有異秦之李

卬辱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

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相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

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皆云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音步鼎反非

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臣瓚曰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諸公幸

者廼為中涓其次履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

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息至溼也師古曰溼音厚也音握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
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
者託也尚
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
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虛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按誼
歷數
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考
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言
諸侯皆欲
同皇帝之制度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
而為天子之事

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今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
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師
古

曰言驚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
名忠直為御史夫

夫奏淮南厲王誅
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凶矣陛下雖

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
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頓
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

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
也音胡懈反至於髓髀之所師古曰髀股
骨也髓解上

也言其骨大故頓斤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王之芒

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

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誦前言隨骨肉之屬而抗到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

芒刃而用斤斧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其功少

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

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

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

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

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吳魯國使悼

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

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前頗

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

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

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

應劭曰柴竒開章皆

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

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按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

更之則詭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而王後諸侯王之禍

熄然其弊也至於前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詭之策失也天下之執方

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

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信一二指痛身慮亡聊師古曰憊謂動而痛也失今

不治必為銅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

苦跋盭師古曰跋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蹠反矣不可行也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

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

或制大權以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

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變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媯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真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置倒縣而已師古曰置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疾師古曰辟足病疾風辟音壁辟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疾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也後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

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之說不可曉五餌略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黃兔翫細嫺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此亦譏射獵之失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

流涕者此也

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號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高門曰司馬諸侯宮門為司馬天子車曰乘與諸侯車曰乘與是臣王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

而史削之今民膏僅者為之繡衣絲履備諸緣內

之閑中

服愛曰閑賣奴婢闌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緹以偏諸美

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月客者以被

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

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

之身自衣卑緹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

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文帝知富民而未

大者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細制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摧一并兼為事是今日之容養適以啓異時決裂之禍也誼之言不見用惜哉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

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

猶曰毋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

箕箒立而諍語服虔曰諍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

併倨無禮甚也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

也併步鼎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工幾耳師古曰唯有利

小異於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

禽獸也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

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

無東西箱曰寢蓋謂舉兩朝之器如淳曰舉取也兩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萬

石粟服虔曰言詐為文書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

國師古曰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此其上行義之先至

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按是

蒼為宰相蒼故秦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

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

人之所設也皇陶謨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則君臣上下之分莫非天之所為也特勅之庸之則賴

乎人而已誼此言非是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

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

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

心哉或謂誼推尊堯子見其學之不然堯子之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况堯子乎

然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堯子是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

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

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

讀曰姪謂丘豎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

曰幾讀曰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

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

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

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

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太息夏為天子十有餘世

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

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天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

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

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真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

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斥其不及則真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警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

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可愧耻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

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

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齊詩名也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

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

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

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

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按景帝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懇言

之其援胡亥以誠最為深切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

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

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使是錯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歎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

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

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
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此時務也此當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

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
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

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

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最善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

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

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道

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戲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

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為太息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二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

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
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
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
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同姓伯父異姓伯舅而令
與衆庶同黥劓髮則答馮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馮音罵然則堂不
亡陸虜被戮辱者不恭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
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有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
於枕冠雖故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
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
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
之係媒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
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
且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師古曰擊

藥熏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辱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師古曰頓 隳詭亡節，師古曰隳詭謂無志分 廉耻不立，讀曰純 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買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

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讀曰疲 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典禮大何之域者，聞謫何則？白冠鵲纓。鄭氏曰以毛 服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 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臯者，

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
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
熹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
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
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
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
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師古曰
此言聖
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
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

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
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
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
安獄治卒二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
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
稍復入獄自竄成始。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
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
闕焉太史公曰賈誼見錯明申商熱味此疏畱然有誅
刑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眾隳解等數語
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
諸侯而誅之乎孔子孟之學蓋如此。按誼之書已經史
氏刪削非皆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
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見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
奔市非自竄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斃固免束縛榜笞之
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斃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

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為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本傳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策歲月已見前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

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

旋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道者所

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

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

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

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

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

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完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

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此蓋受命之符也按仲寄之學粹矣然不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能不惑於符命此其短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卑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

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吉筵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

欲有所為且求其端於天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
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
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
三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
萬民殖五穀孰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
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
位萬物育而仲舒得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之其學可謂粹矣

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
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
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不走音奏不
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
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
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
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
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

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

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

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

文學，不行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

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師古曰：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

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

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頑，抵冒殊并。文

曰：并，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鬻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并，距也。冒，讀如字。又

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

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

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

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

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

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

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大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

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
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
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按奢者儉皆非中制，然與
之不詳，武帝侈心
之啓未必不由此。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
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
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
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
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
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
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
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
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斂二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
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如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三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二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寔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

職為差非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
耻實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
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

臣之罪今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是於

天子復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
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
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
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王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
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
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无私布德施

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
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
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
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
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
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
往來相應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
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
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工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

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
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
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
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
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
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
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
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
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豕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於深山，孟日舜耕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自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
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師古曰挾古救字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虛改正
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
王者有改制之名三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
文者所繼之挾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

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
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
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
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愚按致字當屬下句蓋蓋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
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廉薄悼王
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
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
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

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
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
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
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工姦邪民工盜
賊圉圉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
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
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
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

於末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

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羣此民之所以

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

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

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

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

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蹙蹙也師古曰指音宣蹙音子

反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

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

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

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邑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

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三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士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奇為江都相漢自

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
仲舒發之。程正公曰漢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
然見道不分明。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
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
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賈雖直非其匹也
。朱文公曰仲舒識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
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
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
曰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問仲
舒見道不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
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
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
識得性善終是說得間界不分明端的又問性者生之
質如何曰不然性者
生之理氣者生之質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
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
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
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

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時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
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
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推民終始未得
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饑遣諫大夫博士
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
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
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

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按先帝謂孝昭也說見昭帝詔下

臣謹案王法必

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溇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三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王吉言得失疏

本傳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也郡吏李孝廉為郎累遷為昌邑

中尉昌邑王廢得城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時神爵元年也

陛下躬聖賢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出此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

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奪取一切權請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師古曰萌生其爭也質樸日銷恩愛衰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貫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

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竊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齊見當出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

與裁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

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

日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使男事女夫誦於婦

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

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

不畏死。二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
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出
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
父兄任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云益於民
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
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
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
瑇瑁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言迂闊不甚寵
邪。按漢世諸儒推董仲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
言自餘任任詳於政事而略於人君之身吉之所陳具

有本未使宣帝能擢而置之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
之長策卒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視為迂
闊使之謝病免歸惜哉吉意以為之
下蓋史家撮其大指如此非本文也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本傳衡字稚圭東海人元
帝初即位史高領尚書事
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以為郎中博士給事中
中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時永光二
年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
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
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

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康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
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
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
以爲且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
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
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比皆不
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
畜聚大王躬仁外國貴怨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
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

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
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
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湯善惡有以
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
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
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
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

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
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寵珠崖詔書者莫
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
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林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
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
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
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
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按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
顯用事遂堪益殺賈捐之衡
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
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臣衡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時衡為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

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襲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

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

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

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

有餘而強其不足

愚按此所謂性孟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

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

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
下戒所以崇聖德按衡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
溫良少斷若於汎陳之後又切言之
則庶乎其
有益矣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季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
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
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
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其章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
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
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

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
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
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
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
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為少傳數年數上疏陳便
宜及朝廷有政義傳經以對
言多法義之事以為公卿
由是為光祿卿御史大夫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建昭初代韋玄成為丞
相元帝崩成帝即位衡

上疏云云時
竟寧元年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

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允允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天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食，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

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
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禹
國莫不獲賜祉福家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宸臨朝
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
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
其言按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
理可爲仲舒之亞措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
比曰无足觀。以

上論時政大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七

